

陽光與歲月

瀛苑副刊

文／尤榮坤

小時候，我很喜歡站在家門前的稻程曬太陽，尤其在冬季，特別是大家都跑出去玩的過年期間。我在太陽底下試著創作台語歌詞、唱國台語老歌、想功課問題，並幻想未來要走的路；也在熾熱的毒日下，為了躲避父親要幫我擠青春痘而跑來跑去，或是與長輩玩猜謎語、或是與同儕玩一問一答，輸了就要如何如何的機智遊戲。我更曾將頭朝上，將雙眼張開，希望太陽的光線能直射我的眼睛，看看是否經此刺激而叫這死寂的器官視線恢復光明。

到了唸小學，我就喜歡找個同學陪在身邊，到操場作個日光浴，也多次躺在青草地上大張雙臂，裝作就寢的樣子，或曬曬頭殼以活化腦細胞；國中階段，幾乎每天降旗前，總會獨自站在欄杆邊，沉思唱歌，甚至與自己對話，這包括自我嘲解以吐露心中的鬱卒，還有自我激勵，向有太陽的地方吐氣。當太陽照在我的額頭上，雖然感覺不舒服，可是我會這樣想：「夏天的陽光代表希望及願景，冬天的陽光則代表暖意。」至於高中時代，我便很少有機會如此自在地面對陽光了，除了緣於課業繁重，環境、心境亦有所轉變之外，更重要的是，我已無心享受陽光的可愛，因為當時我面對的是超乎自己所能承擔的壓力，此際又怎會有閒暇去品味它呢？

到了大學，我則常獨自到學校散步，除了可以運動，就是想藉機曬曬太陽。依稀記得，大學剛畢業的幾年，我經常站在活動中心前的圓環，邊曬太陽邊感受人情的冷暖、體認社會的種種現實、思索如何解決來自生活中的各種經濟問題。我右腳萎縮肇始於小兒麻痺，雙腳的不平衡使我方向感極差，行走時不能像其他盲胞較便捷迅速，故須有人引領；只是人力資源常有不足，心中卻又不斷地想出門走走透氣，這樣的慾望讓我油然生起獨自出門的勇氣，亦帶來了行動壓力，步步為營讓我有時不僅無視於陽光的照射，也曾發楞到朋友叫我都沒聽到。後來留學美國，尤其是剛赴美的那兩個月，OCU（奧克拉荷馬市立大學）天氣很熱，有幾次溫度甚至高達41°C左右，外出時不只要戴遮陽帽，還得不時用手搵風取涼，扣除圖書館與冷氣房外，無處不悶。當時我居住的地方是一棟木造建築，散熱極慢，每當走入簡易的臥室，不到兩分鐘汗水便從輕薄的衣服中流了出來，此刻就會覺得，美國的太陽實在很不可愛；幾次的黃昏，我站在陽台，聽著樓下的行人絡繹不絕，看錶已是五點鐘，太陽公公卻還沒有下班，外國的月亮是否比家鄉的圓我還不清楚，但可以確認的是，美國的太陽一定比台灣的兇

！

回國也回到淡水，由於母校周圍環境的遽變，人多車多、障礙物也多，加上健康情形不佳，致使有人事已非之嘆，我雖有機緣再回到學校去，重溫站在圓環前享受陽光滋潤的感覺，又因我所居住的地方冬冷夏悶，日光不及，想就近安全地曬個太陽就變得奢侈了，除非是外出辦事或社團開會，如今算來已約近十三年沒享受日光浴了。

有人開玩笑地說：「老尤你的皮膚粉白，應該是很少在曬太陽」。記得在做街頭藝人表演之時，常有機會受太陽的眷顧，當手臂和脖子脫皮了，正是「日頭公」之傑作。經常碰到人又建議：「老尤，為何不經常走動走動，曬曬太陽也好。」我的答覆是用微笑帶過——多解釋也無濟於事，凡讀過拙文〈愛見陽光的人〉者，大概也不難理解其中的隱情了。總之，是有諸多不便的無奈。

再說說大學時代最令人寬慰的一件事，那就是我常利用黃昏或清晨，會獨自「跑」到後山水源地去。當年除了學生應盡的本分之外（讀書、抄筆記……），便是跑到後山，並找機會彈彈鋼琴；我常常在清晨七、八點就跑到水源地，站在彼處，聽川流不息的圳溝水流來流去，也順便洗了個日光浴，讓那明媚的光線灑在臉頰，有時巧遇象徵年輕氣息的春風輕輕吹過，新鮮的空氣還帶著一點土味與草味，不知名的鳥仔和歌於旁，我會試著主動向來散步晨跑的人行禮招呼，倒也因而認識了一兩位朋友。這樣的生活，直到登輝大道落成，路基有了變異，才告終止。緊接來的是林立的房舍，和擁擠快速的交通流量，奪去了水源街二段到後山的景致，這的確彷彿奪走了我的什麼，在我的淡水生活史上，亦宛如失落了什麼。少了運動的空間與曬太陽的機會，只好將這份情和感覺經由美麗音符的呈現、閱讀的快感中，讓生命重新昇華到另一個境界，讓跑後山的我……唉！以往的點點滴滴記憶皆成為留戀與回味。

2011/06/28



淡江時報社